

# 目 次

## 风俗研究·乡村生活场景( I )

农民 ..... 资中筠译 ( 3 )

### 第一部 一有地，争战起

第一章 庄园 ..... ( 6 )

第二章 一首维吉尔漏写的田园诗 ..... ( 25 )

第三章 小酒馆 ..... ( 42 )

第四章 另一首田园诗 ..... ( 60 )

第五章 仇人相见 ..... ( 79 )

第六章 窃贼志 ..... ( 104 )

第七章 已消失的社会品种 ..... ( 121 )

第八章 小峡谷里的大革命 ..... ( 138 )

第九章 庸人势力 ..... ( 163 )

第十章 一个幸福妇人的忧思 ..... ( 182 )

第十一章 重罪法庭不屑一顾的奥利斯蒂斯 ..... ( 200 )

——忒奥克里托斯《田园诗》第二十七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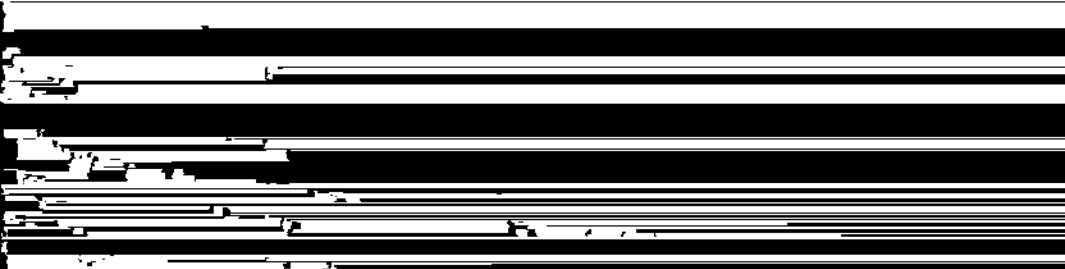
第十二章 小酒馆如何成为人民议会厅 ..... ( 220 )

第十三章 乡间高利贷者 ..... ( 241 )

### 第二部

第一章 苏朗日的一流社会 ..... ( 264 )

第二章	女王府中的阴谋家	(289)
第三章	和平酒家	(309)
第四章	全市的偶像	(321)
第五章	不战而胜	(336)
第六章	森林与收割	(344)
第七章	猎兔狗	(352)
第八章	乡间美德	(363)
第九章	灾祸临头	(367)
第十章	战败者的胜利	(373)
乡村医生	张裕禾 刘益虔译	(379)
第一章	地与人	(379)
第二章	串乡走户	(447)
第三章	人民的拿破仑	(514)
第四章	乡村医生的忏悔	(569)
第五章	挽歌	(612)
题解		(646)



•

•

•

•

•

•

•

# 农 民

献给P.-S. B. 加沃先生<sup>①</sup>

冉-雅克·卢梭在《新爱洛伊丝》一书的卷首写道：“我见到了我的时代的风尚，于是就发表了这些信件。”我能否效法这位伟大的作家，也向您说：“我正在研究我的时代的前进步伐，于是就发表了这部著作”？

本《研究》的目的，是要把某一类人之中的主要人物勾画出来，这类人是多少竞相以题材新颖取胜的文人笔下给遗漏了的。而只要社会想把乐善好施作为普遍原则，而不是偶一为之的事，那么，本书所写的触目惊心的情节就始终是真实的。这类人之所以不见诸文人笔下，也许只是出于这个时代的谨小慎微，因为这是“人民”承袭了王室朝臣的一切的时代。罪犯入了诗，刽子手受怜悯，无产阶级几乎被神化了。一些派别奋笔疾呼：“起来，劳动者！”正如当年人们向第三等级说：

---

<sup>①</sup> 加沃(1794—1866)，巴黎的诉讼代理人，巴尔扎克的好友，特别是一八四〇至一八四四年间巴尔扎克最困难的时期，给过他很多帮助。巴尔扎克在给蒂斯卡夫人信中曾说加沃对他恩如父母。

“起来！”一样。显然，这些厄罗斯特拉特<sup>①</sup>之中没有一个人有勇气深入农村，去研究研究那长年不断的阴谋诡计，——那些我们称之为弱者的人们对付自诩为强者，也就是农民对付有产者的阴谋诡计。本书是想开导一下明天的而不是今天的立法者。在这么多盲目的作家为之倾倒的民主狂热之中，描写一下那些有本事把财产弄得若有若无从而使法典无能为力的农民，难道不是当务之急吗？您会看到这些不知疲倦的工兵，这些啮齿动物，挖呀，啃呀，不断地割地、分地，把一阿尔邦<sup>②</sup>地分成一百块，小资产阶级总是邀他们分享这盛筵，既把他们当助手，又把他们当俘虏。这些为法国大革命所制造出来的与社会相悖的成分总有一天会淹没资产阶级，正如资产阶级吞噬掉贵族阶级一样。惟其渺小，它便可以超脱于法律之外。这个长着一个脑袋和两千万只胳膊的罗伯斯比尔永不停息地工作着，到一八三〇年时已钻进所有的市镇机关，登上了参议员的宝座，在法国的国民自卫军中被挂起武器，那时已没有人记得当年拿破仑是宁冒遭难之险也不要群众武装的！

本书是我决心要写的作品中最艰巨的一部。八年来，我成百次地放下又拾起。凡我的朋友（譬如您）都能理解，那是因为，面对这样巨大的困难，面对这血迹斑斑、惊心动魄的戏剧中这样大量的细节，勇气是会动摇的。然而，我今天终于把它写出来了。促使我能有这几乎是不自量力的胆量的诸多原

---

① 厄罗斯特拉特，公元前四世纪希腊爱菲斯城的一个不出名的公民，为使自己名垂后世，放火烧毁了世界著名建筑爱菲斯城的阿耳忒弥斯神庙。

② 阿尔邦，法国旧时的土地面积单位，约相当于二十至五十公顷。

因之一，就是我一心想献给您一部著作，以表达我对于在患难中给了我如许慰藉的知交的感激之情。

德·巴尔扎克

## 第一部 一有地，争战起

### 第一章 庄 园

#### 致拿当先生<sup>①</sup>

我亲爱的拿当，你以你的奇思妙想给读者以美梦，而我却要  
以真情实事引你进入梦境。以后你会告诉我，象这样的梦境，  
我们这个世纪有没有可能留给一九二三年的拿当和勃龙代<sup>②</sup>！  
十八世纪的佛洛丽纳<sup>③</sup>们一觉醒来就能通过一纸婚约得到一幢  
象艾格庄这样的别墅，你还可以估量一下，我们所处的时代同  
那样的时代距离有多远！

我最亲爱的，如果你一大早收到我这封信，你能否从床上望  
见：离巴黎大约五十法里<sup>④</sup>处，刚刚进入勃艮第省区，在一条  
王家大道上有两幢红砖小楼，中间一道绿漆栅栏把它们既隔开  
又连起？这就是你的朋友下马车的地方。

---

①② 拿当和勃龙代均为《人间喜剧》中的作家。

③ 佛洛丽纳，《人间喜剧》中的女演员，生活放荡，有过许多情人。在本故事发生时她是拿当的情人。

④ 当时一法里约合四公里。



一道绿篱从小楼两侧蜿蜒伸开，篱笆杈杈桎桎，象蓬松的碎发。随处伸出一些桀骜不驯的树枝，渠边斜坡上开满美丽的鲜花，脚跟却浸在绿色死水中。这道绿篱左右与环抱着显然经过开垦的大片草原的两条林带相接。

从这两幢人去楼空，布满灰尘的小楼开始，有一条漂亮的林荫大道，夹道两排百年老榆，树顶如华盖，交相掩覆，形成一只长长的，壮丽的摇篮。道上长满了草，双轮车走过的辙痕依稀可见。那榆树的高龄、大道两侧边道的宽度、两座小楼令人肃然起敬的气派，还有那墙基石块的棕色，处处都使人一望而知王侯府第离此不远了。

小楼的栅栏位于一块高地，我们爱虚荣的法国人称之为山，下面是驿车终点站库什村。我在到达那栅栏之前，望见了艾格庄狭长的山谷，大路就在峡谷尽头拐弯，直奔法耶市，我们的朋友德·吕卜克斯<sup>①</sup>的侄子就在那里当土皇帝。在一条河边的丘陵上，一大片参天古木俯瞰着这富饶的山谷，远处群山环抱，那山名叫摩凡山，是属于小国瑞士的。这片茂密的森林属艾格庄、龙克罗尔侯爵和苏朗日伯爵共有。登高远眺，那别墅、园林、村落，真象柔美的布律盖尔<sup>②</sup>笔下神奇的风光画。

如果这样细致的描写还不能在你记忆中唤起你在法国曾渴望占有的那些西班牙别墅的话，那你就对不起我这个目瞪口呆的巴黎人的一番叙述了。我终于见到了这等赏心悦目

---

① 德·吕卜克斯，《人间喜剧》中官场市俗的典型。

② 布律盖尔(1568—1625)，原名扬·布律盖尔，弗朗德勒画家。以画花卉和传说中的风景著称。

的野景，在这里，自然与艺术杂错相处而互不妨碍；在这里，艺术似乎是浑然天成，而大自然又似乎是艺术品。我们曾经多少次为之神往的小说中的绿洲，现在尽收眼底：那是经过装点的葱茏野景，任意生长而错落有致，带着一种野性未驯，不修边幅的味道，神秘莫测，不同凡响。现在让我们跨过栅栏向前走吧。

只有在日出和日落时，那斜阳才穿过树林照到这条大道上，形成条条斑纹。我向大道尽头极目望去，视线被隆起的高坡挡住；但是峰回路转，我们来到一个十字路口，正中竖起一座尖顶石碑，活象一个永恒的惊叹号。石碑顶端是一个带刺的圆球（真亏他想得出来！），石碑底座的缝隙中垂下花朵，艳紫娇黄，随季节而变。肯定这艾格庄是一位女士所造，或是为了一位女士而建造，男人决想不出这样俏皮的点子来；看来建筑师是接受了某种指令的。

穿过这形同哨兵的树林，我来到一片引人入胜的洼地。洼地底有一股清泉，汨汨而流，泉上跨一条布满青苔的小石拱桥，颜色漂亮至极，是当代最美的镶嵌画。我从桥上通过。大路形成徐缓的斜坡沿小溪而上。远处出现了第一幅图画：一座磨房和属于它的水坝、围堤、树木、鸭子、晾晒的衣裳、茅屋、渔网和鱼肆，当然还少不了一个磨坊家的孩子，他已经在端详我了。在乡下，不管你走到哪里，哪怕你自以为是独自一人，你总是一顶布帽子下面一双眼睛瞄准的目标；地里的工人放下锄头，在葡萄园里干活的直起了腰，放牛、放羊的小姑娘爬到一棵柳树上偷偷看你。

不久，大道就变成了洋槐夹道的小径，通向一道铁栏杆，建造这栏杆的时代，五金匠人还会镌刻镂空的金银丝花纹，颇象书法大师写的那种浑圆的花体字。铁栏杆两边都有壕沟，双重高的沟沿上布满枪矛，咄咄逼人，真是不折不扣的铁蒺藜。栏杆两旁各有一座门楼，与凡尔赛宫的门楼相似，顶上饰以庞然大瓶。瓶上阿拉伯式图案的金色已经发红，斑剥的锈痕更增添了它的美丽。这扇门可以称作“王家大道门”，颇能显示大太子<sup>①</sup>的遗风——艾格庄就是他创建的。壕沟的尽头是围墙的起点，围墙由嵌在红土砂浆中的石块砌成，火黄的燧石、白色的石灰石、红棕色的磨石，五色斑斓，形状也是花样翻新。一眼看去，园林阴翳，围墙深藏在各种爬墙草和五十年来没有听过砍伐声的老树之中。可以说树林又回到了原始林状态，这是只有树林才有的现象。野生的藤蔓在树干间东缠西绕。树枝分杈处挂下绿油油的菌苔，因为那里潮湿，正好栖身。在这里我又见到了硕大的常春藤，野生的葛蔓，这种东西只有在离巴黎五十法里之外才得以蓬勃生长，因为那里地价不那么贵，还能容得下它们。这般布局的景色是占地很多的。总之，这里毋需修葺，因而也不见耙齿痕。车辙中盛满了水，青蛙可以安然在里面产卵，林中娇美的花朵在这里盛开，还有丛丛灌木，跟我今年一月在你的壁炉架上看到的，佛洛丽纳拿来的精制花盆中养的灌木一样美。这神秘的景色令人陶醉，唤起朦胧的欲念。凡酷爱爱情的心灵都迷恋这森林的馥郁芬芳。最无

---

<sup>①</sup> 大太子，指路易十四的儿子。

害的苔藓、有毒的隐花草、润土、垂柳、香草、乌梅、池塘绿水、朵朵圆星般的黄色水莲、无不使之心旷神怡。这种种生机勃勃的气息一齐向我袭来，撩起我的幽思，这幽思也许就是草木之魂。于是，我心中飘起一条粉红色的长裙，在这曲径中迤逦而行。

小径陡然终止，尽头是最后一片丛林：桦树、白杨、以及各种瑟瑟发抖的树木迎风摇曳。这里的树都属于秀外慧中类型，枝干挺秀，丰姿嫣然，是纵情恋爱的树。从这里望过去，亲爱的，我看见了一片池塘，满池睡莲，或阔叶舒展，或细叶纤纤，上面有一条小船正在腐烂。这小船漆成黑白相间的花纹，精巧如塞纳河上赛舟的小艇，轻盈如一只核桃壳。隔岸矗立着一座用漂亮的红砖建成的府邸，上标“1560”年造。墙基砌以石带，屋角和窗子都镶着框边，窗棂仍然是小方格花纹（啊，凡尔赛！）。石块截成金刚钻形的棱角，但是中间凹陷，同那伤心桥对面的威尼斯公爵府邸的墙一样。这府邸只有中间主体部分是规整的，正门是气宇轩昂的平台，两边都有盘旋而上的台阶，圆形的栏杆下细上粗，象从腿肚子切断的小腿形状。给这座主楼作陪衬的，还有几座饰有铅花的塔式钟楼和几座现代式样的带走廊的楼阁，装饰着多少带点希腊风味的花瓶。亲爱的，这里没有任何对称之处。这信手搭起的窝，象是用绿树包裹起来，这些树的枝叶摇晃，把千百枝棕色的针枝摇到了屋顶上，青苔赖以生长，使墙缝饶有生趣，更加悦目。这里有顶如华盖的意大利红皮松，有一棵二百年的古柏，几株垂柳，一棵北方的冷杉，还有一棵橡树高出其上。然后，在主钟楼的前

面，出现了一些奇特的小灌木：一株修剪过的水松，使人想起古老而荒芜的法国花园；有玉兰，脚下还开着绣球花；总之，这里象园艺中的荣誉军人院；草木各有其盛时，终于被人遗忘，象所有的英雄一样。

一座雕刻得别出心裁的烟囱，在屋角喷出滚滚黑烟，向我证明这赏心悦目的景色不是一场歌剧的布景。有炊烟就说明有人在生活。我这个到了圣克鲁<sup>①</sup>就自以为到了南极或北极的勃龙代，你能想象我现在置身于这勃艮第的炎热风光之中吗？灼灼骄阳炙人肌肤，池边翠鸟鹤立，蝉鸣、虫叫、不知什么籽粒发出爆裂声，罌粟花的吗啡如酒浆一样往外溢，一切景物在深邃湛蓝的太空的背景下，浮出清晰的轮廓。平台的红土地光焰四射，那是天然五味酒的光焰，它使虫儿、花儿醉倒，把我们的眼睛刺痛，脸庞晒黑。葡萄结成串串珍珠，葡萄藤织成一张白线网，其细致精巧使花边工艺为之相形见绌。最后，沿屋边还盛开着蓝色的翠雀花、金黄色的金莲花和香豌豆。远处传来晚香玉和桔子的阵阵清香。我先已经受了林间诗意的扑鼻芳香的锻炼，现在才能更好地适应这宫廷植物园恼人的甜香。在台阶尽头平台上，有一位白衣女郎，象是百花之后。她一头秀发，张着白绸阳伞。但是她的白皙胜过丝绸，胜过她脚下的百合花，也胜过那放肆地钻进栏杆的星星般的茉莉花，这是一个出生在俄国的法国女人。她对我说，“我已经不指望您来了。”其实她在我刚刚拐弯的地方就已看见我了。所有的

---

① 圣克鲁，巴黎郊区旅游胜地。

女人，即便是最天真的女人，都懂得如何把自己出场的布景布置得尽善尽美！仆人们忙于备餐的声音告诉我，她推迟了午饭以等待驿车到达。她没好意思前来迎我。

这不就是我们梦寐以求的境界吗？这不是所有迷恋着千姿百态的美的人们，所有迷恋着吕伊尼在萨罗诺画的那幅美丽的壁画《圣母的婚礼》中那种圣洁的美，<sup>①</sup>迷恋着卢本斯在他画的《台尔摩东战役》的混战中找到的美，<sup>②</sup>迷恋着塞维尔和米兰的教堂五世纪以来精心铺陈的美，迷恋着格拉纳达宫撒拉逊式的美，迷恋着凡尔赛宫路易十四式的美，迷恋着阿尔卑斯山的美，以及里马尼平原的美的人们，梦寐以求的境界吗？

这片产业既不过分贵族化，又不过分富豪气，但是王公贵族和税务大臣都曾在这里住过，这就足以说明问题了。它包括两千公顷森林，一个九百阿尔邦的园子，一座磨房，三块出租的田地，在库什村有一大片农场，还有葡萄园，这一切每年的出息可值七万二千法郎。这就是艾格庄。亲爱的，人家在这里已经等了我两年了。此刻我正在专为接待知心朋友的波斯室内。

园子高处，靠近库什村那边，流出十几股澄澈的清泉，是从摩凡山流来的，泉水如带，绕园而流，装点了园林的谷地和

---

① 吕伊尼(约1480—1522)，意大利画家，曾在萨罗诺的圣马利亚教堂画了四幅壁画。《圣母的婚礼》是其中最著名的一幅。

② 卢本斯(1577—1640)，弗朗德勒画家。文中提及的这幅画，原画是《阿玛宗人之战》，阿玛宗是希腊神话传说中的女儿国，该画描写阿玛宗人与希腊人作战，败于台尔摩东河畔。

美不胜收的花圃之后，都注入池塘。艾格庄就是由这迷人的泉水而得名。因为“艾格”就是水，在旧地契里这块地称“活艾格(水)”，以与“死艾格(水)”相对，现在去掉了“活”字。池塘又通过一条宽广笔直的渠道流入大道的河水中，沿渠两岸遍植垂杨柳，经过这一番装点，更加引人入胜。如果乘一叶小舟荡漾其中，你会觉得宛如置身于一座宏伟的教堂的殿堂内，水渠尽头的房屋形若教堂的唱诗班。当金色的斜阳穿过阴影照亮府邸的玻璃窗时，你简直会觉得玻璃窗仿佛在燃烧。渠尽头可以望见乡首府布朗吉村，村里约有六十户人家，一间乡村教堂，那是一所年久失修的房子，有一座木钟楼作装饰，顶着破瓦屋顶。与此对照的是一所看来相当舒服的房子和神甫住宅。这乡相当大，另外还有二百家分散的住户，这村落就是它的中心了。乡里随处分割成小园子；道路用果树作标记。那些园子是地道的农家园子，什么都有：花、葱、白菜、葡萄架、醋栗，还有许多粪肥。村子看上去十分纯朴，野趣盎然，是多少画家所追求的那种既经点缀又朴实无华的意境。远处，可以望见苏朗日小镇坐落在一片广阔的池塘边上，象是杜纳湖<sup>①</sup>畔的亭台楼阁。

这园子有四扇门，每一扇的式样都精美绝伦。当你在这园中散步时，神话中的阿卡底<sup>②</sup>也会黯然失色，变得象博斯<sup>③</sup>一样平淡无奇。阿卡底不在希腊，就在勃艮第；阿卡底不在别

---

① 杜纳湖是瑞士的一个风景优美的小湖。

② 阿卡底，古希腊地名，传说中的人间乐土。

③ 博斯，法国平原，盛产小麦。

处，就在艾格庄！由涓涓细流汇成的一条小河在园子低处蜿蜒流过，给人以宁静、清凉之感；其孤寂幽僻又使人想起超然世外的寺院。特别是在一座人造的小岛上真有一所隐士房舍，外表已颓败不堪，内里却高雅精致，确实配得上当年下令建造这宅子的那位耽于酒色的豪绅的气派。亲爱的，艾格庄曾一度属于那位曾经为接待一次路易十五而挥霍二百万法郎的布雷<sup>①</sup>。需要多少冲动的热情，多少杰出的才智，多么幸运的境遇，才能建起这样一所美丽的庄园！亨利四世的一个情妇曾经修复过那所府邸，并把它和树林连接起来。大太子把艾格庄送给他的宠姬舒安小姐，她又给添了几个农庄。布雷把巴黎几座小宅子里的奇珍异宝都收集到这府邸里来，供一位名歌剧演员<sup>②</sup>把玩。艾格庄的底层按路易十五的式样修复就是布雷之功。

我欣赏着餐厅，不禁叹为观止！目光首先为天花板所吸引，那是意大利风格的壁画，上面飞舞着离奇的阿拉伯花纹。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仿大理石的女人，下身没在叶丛中，手托一篮果子，果篮上面就是天花板的装饰。在每两个女人像之间的壁板上，不知名的画家画上了绝妙的油画，那是一番盛筵景象：鲑鱼、野猪头、蛤蜊，总之是种种山珍海味，却被那支生花妙笔画得酷似男人、女人、孩子的形象，堪与中国最神奇古怪的想象力一比高下——因为我认为中国是最懂得装饰艺术的。女主人座位脚下有一个按钮，可以随时按铃叫人而不必

---

① 布雷(1710—1777)，法国著名包税商，家财钜万。

② 指拉盖尔小姐(1755—1783)，法国大革命前著名的女歌唱家。



打断谈话，或变换姿势。门顶上画的是一些寻欢作乐的图景。所有的窗棂门框都是大理石镶嵌的图案。整个餐厅从地板下面取暖。每一扇窗户望出去都是一幅精美的图画。

餐厅一边连着浴室，另一边连着一间通向客厅的套房。浴室四周是玉白色单色图案的塞夫勒<sup>①</sup>瓷砖，地板用镶花砖铺成，浴盆是大理石的。浴室里间用一幅以平衡锤起落的铜版画隔开，拉开版画，里面有一张地道的蓬巴杜式<sup>②</sup>镶金木榻。天青石天花板上布满金星。瓷砖上的单色图案是照布歇<sup>③</sup>的画描上的。这样，入浴、进餐和爱情就浑然一体了。

客厅的布置极尽路易十四的豪华。再过去是一间弹子房，我在巴黎还没有见过堪与匹敌的。底层入口处是一间半圆形的过厅，过厅尽头是一座式样玲珑的楼梯，灯光从上面照下来。楼梯通向一间间房间，都是在不同时期盖的。可是一七九三年却砍了一些包税商的脑袋！天哪，人们怎么就不明白，在一个没有巨富、没有安逸豪华生活的国家，是不可能有什么灿烂辉煌的艺术的？如果左派非要把国王杀掉不可，那就让他们留给我们几个微不足道的小小王公吧！

今天，这代代累积起来的财富都属于一位富有艺术鉴赏力的小妇人，她不满于出色地把一切恢复旧貌，而且还怀着深情予以维修。那些自命哲学家的人，摆出研究人类的神气来

---

① 塞夫勒，法国著名瓷窑所在地。

② 指蓬巴杜侯爵夫人(1721—1764)喜欢的式样。蓬巴杜夫人为路易十五的情妇。曾充当许多文人及艺术家的庇护人。

③ 布歇(1703—1770)，法国画家，蓬巴杜夫人的宫廷首席画师。